

※專題演講※

試論清初文人戲曲活動 及與詞創作之關係

趙山林*

清初文人承晚明遺風，戲曲活動十分普遍，而戲曲活動與詞的創作發生聯繫，對詞的創作產生影響，則較晚明文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認爲，將清初文人的戲曲活動與詞的創作聯繫起來加以考察，有助於兩方面研究的深入，是一條值得重視的研究路徑。當然，對清初文人的戲曲活動應當如何評價，是一個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孟森〈王紫稼考〉曾云：「易代之際，倡優之風往往極盛。其自命風雅者，又借滄桑之感、黍麥之悲，爲之點染其間，以自文其蕩靡之習。數人倡之，同時幾徧和之，遂成爲薄俗焉。」¹孟先生這裏所說「蕩靡之習」、「薄俗」，確實是存在的，但恐怕不宜一概而論，有些情況需要加以具體分析。本文擬以宋琬爲中心，從此入手加以考察，以就正於大方之家。

一

宋琬(1614-1673)，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今屬山東）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出爲隴西道，擢浙江按察使。因山東于七案件牽連，繫禁兩年，幾乎死於獄中。獲釋後，長時期流寓吳、越，康熙十一年(1672)起用爲四川按察使。次年入京覲見，適逢吳三桂舉兵占領成都，因家屬留蜀，驚悸憂愁去世。宋琬詩在清初頗有名，與施閏章並稱「南施北宋」。有《安雅堂全集》，

本文爲中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中華戲劇通史」（項目代碼：10jzd0009）階段性成果。

* 趙山林，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榮退教授。

¹ 孟森：《心史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05。

包括《安雅堂未刻稿》、《入蜀集》、《二鄉亭詞》及雜劇《祭臯陶》等。

宋琬以詩名，詞亦可觀。康熙八年(1669)宋琬住松江，董俞所作〈二鄉亭詞小引〉云：

萊陽宋荔裳先生，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乃人稱其登臨讌集之暇，好爲小詞，甫脫稿，輒爲好事袖去。尚書紅杏、郎中花影之句，恒津津人齒頰間云。間讀《安雅堂》所載古文辭暨各體韻語，絕似昌黎、廬陵諸大家與建安、開元時人，不禁歎曰：「美哉！泱泱乎東海之風，于鱗以後，一人而已！」顧以未得讀其詩餘爲恨。

一日先生駐驂五茸，得追隨杖履。采蓴澱湖，翫月九峰，歷壽夢之遺墟，弔平原之故館。夕陽蔓草，流水寒鴉，相與徘徊不忍去。於是出其奚囊中諸長調歌之，多商羽之音，秋飈拂林，哀泉動壑，不足喻其崢嶸蕭瑟也。已而置酒名園，銀屏絳蠟，掩映於花榭竹嶼間。檀板紅牙，肉倡絲和。先生復出其小令，爲曼聲歌之，如新箏乍調，雛鶯初轉，尖佻新豔，不數齊梁〈子夜〉、〈讀曲〉諸歌。噫，觀止矣！湖海之作，倉父辛、劉；閨帷之製，衙官秦、柳。此眞子建天人之才，邯鄲生能不爲之咋舌汗下乎？余嘗謂之曰：「不朽之道，人患其少，公患其多，豈欲占盡文苑諸家耶？抑公以生平風波危懼，跋胡蹙尾者尚少，而更將深造物之忌耶？」先生爲之捫腹微笑而已。²

宋琬《二鄉亭詞》中有多首觀劇聽曲之詞，如〈點絳脣·劉峻度席上聽女郎度曲〉：子夜清歌，隔簾疑在青天外。瓊簫玉管。莫把鶯喉礙。紗帽籠頭，卸卻殘妝戴。嬌羞壞。廣場無奈。初學男兒拜。

鄧孝威曰：無限憐惜。杜書記席上覓紫雲時，少此風致。

周廣庵曰：韻脆手鬆，片語欲絕。描神處似韓僕射夜讌圖。³

劉峻度，名師峻，江蘇江都人。順治三年(1646)舉人，官河北曲陽知縣。風流豪俠，蓄有家樂。宋琬又有〈風流子·贈劉峻度兼送令弟孝廉公車北上〉：

竹西歌吹地，樊川客、杜牧擅風流。問壇坫主盟，誰操牛耳；孝標苗裔，豪邁無儔。身將隱、簪裾如敝屣，丘壑信優游。二八鶯喉，嬌歌子夜；十三雁

² [清]宋琬：《二鄉亭詞》卷上，收入[清]孫默編：《國朝名家詩餘》（清康熙留松閣刻本），第5冊，頁1-2。以下引宋琬詞及評語均出於此本。

³ 同前註，頁5。

柱，低按涼州。蘭亭高會罷，紗窗頻剪燭，歷亂觥籌。爲道鬚眉如此，笑拂吳鉤。歎錦瑟華年，是鄉堪老；青州從事，此外都休。更喜火攻阿弟，五鳳能修。⁴

在劉峻度葭園的宴集，宋琬有時還召其他友人參加，如陳維崧詩中有〈宋荔裳曹顧庵王西樵招集劉峻度葭園分得山字〉⁵，詞中有〈水調歌頭·宋荔裳曹顧庵王西樵招集劉峻度葭園即席限韻〉⁶，皆與觀劇有關係。

宋琬詞中又有〈採桑子·贈歌者陳郎並東西樵〉：

櫻桃時節櫻桃鄭。改作崔徽，奪得鸞鏡，輕燕翩翩掌上飛。紅牙按罷黃金縷。卸卻羅衣，一段嬌癡，羞殺西樓穆素輝。是日演《西樓》傳奇。
燈前倦倚嬌無力。臂作空床，重理清商，一串驪珠繞畫梁。暮雲朝雨今宵夢。錯賦催妝，何物王郎，醉裏溫柔更有鄉。⁷

以上多次提到曹顧庵、王西樵，即曹爾堪、王士祿，二人與宋琬同爲著名的「江村唱和」（又名「湖上唱和」）的核心人物。

嚴迪昌先生《清詞史》中說：「『江村倡和詞』是康熙四年的事，地點在杭州，故又稱爲『湖上倡和詞』。互爲酬和的是曹爾堪、宋琬、王士祿三人，後來南北詞人應聲而和者數以十計，借題發揮，以抒胸臆，蔚爲盛事，對詞風影響甚大。」⁸

江村唱和，曹爾堪、宋琬、王士祿三人各得〈滿江紅〉八首，事在康熙四年（1665），但其中曹爾堪原唱，卻應作於康熙三年（1664）三月之前，蓋王士祿於康熙三年三月三日，因去年河南鄉試試文語句有疵而被拘，獄中曾和曹爾堪之作⁹。這裏一條證據是陳維崧《烏絲詞》中〈滿江紅·贈朱亦巖先生〉「湘入瀟波」一詞之後的王士祿評語：

此顧庵江村舊韻，僕憂患中一再和之，客夏湖上，出示顧庵，後同荔裳往復用韻，遂各得八首。顧庵又與既庭、展成倡和于吳門。此外繼和者，不下數

⁴ 同前註，頁 16。

⁵ 〔清〕陳維崧：《湖海樓詩集》卷 2，收入《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上冊，頁 638。

⁶ 陳維崧：《迦陵詞全集》卷 14，收入同前註，中冊，頁 1243。

⁷ 宋琬：《二鄉亭詞》，卷上，頁 8-9。

⁸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46。

⁹ 蔣寅：《王漁洋事蹟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05-106。

十家。長調和韻之盛，殆無出於此矣。今觀其年八調，瑰詭驚奇，風雨魚龍，膠葛筆端。恐曹、尤諸公亦當辟舍，不但僕也。¹⁰

曹爾堪原唱爲〈滿江紅·江村〉：

柳浪方高，桃花雨、一村都漲。應自慰，春風未老，故園無恙。籬筍新抽江燕出，蘆芽半捲河豚上。豆畦邊、薺美采盈筐，東鄰餉。柴門外，微波漾。芳樹杪，時禽唱。好邀來春社，細斟家釀。歡喜兒童鴨腳果，逍遙父老蛇條杖。恕余頑、醉後越癡狂，真無狀。¹¹

康熙四年四月相聚於西子湖畔時，三人反復唱和，這裏選錄幾首：

王士祿〈湖樓坐雨同顧庵用前韻再柬荔裳〉：

煙雨憑欄，愛浮黛、遠山紋漲。同抱膝，清言移晷，松枝無恙。堤柳已隨坡老沒，竹枝誰駕廉夫上。擬擎雲、踏遍萬峰巔，爲君餉。湖霧積，漁舫漾。林翠濕，提壺唱。向黃公壚畔，重沽新釀。漆後斷紋仍可鼓，削餘方竹還堪杖。問吾曹、補剿息黥心，誰能狀。¹²

曹爾堪〈同荔裳觀察西樵考功湖樓小坐因憶阮亭祠部〉：

漂泊東南，空回首、鳳池春漲。家已破，逢人羞語，菊松無恙。餘齒偕歸江海畔，浮生幸脫刀砧上。君還有、請室斷蔥來，高堂餉。天怒解，精魂漾。且嘯傲，閒麈唱。爲周郎而醉，不須傾釀。予與荔裳、西樵皆被奇禍得免。從此休焉蝸作舍，吾其衰矣鳩爲杖。見卯君、備說老夫窮，無佳狀。¹³

宋琬〈予與顧庵西樵皆被奇禍得免〉：

痛定追思，瞿塘峽、怒濤飛漲。歎北寺、臯陶廟側，何期無恙。莊舄悲歌燕市外，靈均憔悴江潭上。問綈袍、高誼有還無，誰曾餉。愁萬斛，東流漾。五噫句，春間唱。恨埋憂無地，中山須釀。故態狂奴仍未減，尊前甘蔗還堪杖。笑邯鄲、夢醒恰三人，無殊狀。¹⁴

¹⁰ 陳維崧：《烏絲詞》卷3，收入《國朝名家詩餘》，第21冊，頁12-13。

¹¹ 〔清〕曹爾堪：《南溪詞》，收入《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第1冊，頁42。以下引曹爾堪詞均出於此本。

¹² 〔清〕王士祿：《炊聞詞》卷下，收入《國朝名家詩餘》，第9冊，頁18。以下引王士祿詞及詞序均出於此本。

¹³ 曹爾堪：《南溪詞》，頁43。

¹⁴ 宋琬：《二鄉亭詞》，卷下，頁2。

王士祿詞中寫及「補劑息黥心」，曹爾堪、宋琬詞中則明言三人「皆被奇禍得免」，此皆為寫實之筆。按順治七年(1650)冬十一月，在戶部任職的宋琬因受惡僕誣陷下獄，至次年二月出獄。順治十八年(1661)任浙江按察使時，族子一炳以宿憾誣告宋琬與山東于七同謀為亂，因此繫禁兩年，幾乎死於獄中。王士祿為順治九年(1652)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因事免官。順治後期，曹爾堪罹奏銷案，罷官歸里，旋又遭禍下獄。三人中，宋琬兩次遭受誣陷入獄，感慨尤深，康熙二年(1663)第二次出獄時曾賦〈感皇恩·冤繫二年一朝解網感荷天恩歌以代泣時癸卯十一月朔三日也〉：

雪窖與冰天，孤臣泣血。魚鱗沉沉隔雙闕。修羅劫滿，等到烏頭如雪。九重消息好，臯陶曰。 幡下騶虞，雞竿載揭。喜極霑巾轉嗚咽。妻孥相告，今日鸛鳴于垤。黃梁剛夢醒，炊還熱。¹⁵

類似情感，在詩中也有表達，他有〈過黃梁祠有感〉二首：

盧生醒後更何人？半為浮名誤此身。
欲向山中成小築，醉鄉長與夢鄉鄰。

冉冉征途鬢欲絲，秋風下馬拜荒祠。
十年閱盡人間世，不待龜茲一枕時。¹⁶

康熙四年四月江村唱和之時，由於觀看湯顯祖《邯鄲記》的演出，這種「黃梁剛夢醒」的感覺再次被喚醒，於是宋琬詞又賦〈滿江紅·鐵崖、顧庵、西樵、雪洲小集寓中，看演《邯鄲夢》傳奇，殆為余五人寫照也〉詞一首：

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生醒矣，龜茲無恙。三島神仙遊戲外，百年卿相蘧廬上。歎人間、難熟是黃梁，誰能餉。 滄海曲，桃花漾。茅店內，黃雞唱。閱今來古往，一杯新釀。蒲類海邊征伐碣，雲陽市上修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¹⁷

這次感慨的主體由三人擴大到五人。序中「鐵崖」為林嗣環，《清詞選》謂顧璟芳¹⁸，非是。林嗣環(1607-c.1666)，字起八，號鐵崖，福建安溪人。明崇禎十五年(1642)

¹⁵ 同前註，頁27。

¹⁶ 宋琬：《安雅堂詩集》，收入《安雅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1，頁85-86。

¹⁷ 宋琬：《二鄉亭詞》，卷下，頁4。

¹⁸ 張伯駒、黃君坦選，黃畬箋注：《清詞選》(鄭州：中州書畫出版社，1982年)，頁7。

舉人，清順治六年(1649)進士，官至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分巡雷瓊道，兼理學政。爲抵制奢侈無度、濫設工役、私創苛稅的耿仲明、尚可喜，而上〈屯田疏〉。順治十三年(1656)，被二藩誣告落職。被捕之時，民眾悲聲載道。順治十七年(1660)，下刑部獄西曹就計無果，暫放杭州治下。康熙初政(1662)，復審平冤獲釋，詔升廣西左參政。嗣環經歷磨難，無意仕途，遂客寓杭州，寄情山水，唱和名流。王追騏，字雪洲，號錦之，湖廣黃岡人。順治十六年(1659)己亥進士，改庶起士，授禮科給事中，外轉山東武德道僉事，革職，議復職候補僉事。患病不到。

由於類似的經歷，五人觀劇都是百感交集，但宋琬、曹爾堪、王士祿三人無疑是主要的。王暉《今世說》卷二「言語」：「宋荔裳、王西樵、曹顧庵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鄲盧生事，酣飲達旦。曹曰：『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鐙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¹⁹

曹爾堪觀《邯鄲記》感慨雖深，但對宋琬詞的和作是康熙四年五月到蘇州後與尤侗、宋實穎唱和時才完成的，也就是說是在「江村唱和」八首之外，而屬於「吳門唱和」八首之一。這首〈滿江紅·同悔庵既庭賦東荔裳觀察〉寫道：

枕畔邯鄲，銅箭水，乍消隨漲。茫茫道，升沈倚伏，盧生無恙。歌舞終歸松柏下，釣竿好拂珊瑚上。去山中，服朮餌松花，羣仙餉。蓬島路，春潮漾。華胥國，鈞天唱。但靈窩自蔽，蜜脾休釀。漢苑已分方朔酒，葛陂快擲壺公杖。想此生，夢覺總成空，無殊狀。²⁰

王士祿《炊聞詞》中共收錄九首「漲」字韻〈滿江紅〉²¹，從題目上看，其首二詞〈滿江紅·用曹顧庵江村韻〉與〈滿江紅·再用前韻〉應爲「憂患中一再和之」詞作，第三首至第八首，爲曹、王、宋三人杭州唱和之作，第九首爲〈滿江紅·用韻答蕭靈曦〉，注釋云：「宗梅岑屬靈曦畫『蕪城風雨圖』見寄，靈曦即用余與梅岑唱和韻題詩其上，又用余與顧庵、荔裳倡和韻作詞見贈。」可見是對蕭晨（字靈曦）贈詞的酬答。王士祿和宋琬觀《邯鄲夢》詞則未見，但確實是創作過的，證據是王士祿本人在評鄧漢儀〈念奴嬌·戴大司農誕日即席看演《邯鄲夢》劇〉時曾經說過：「僕在武林，嘗有荔裳席上看演《邯鄲》劇長歌，自謂是推枕後語。讀孝威『黃梁依舊

¹⁹ [清]王暉著，陳大康譯注：《今世說》（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頁40。

²⁰ 曹爾堪：《南溪詞》，頁46。

²¹ 王士祿：《炊聞詞》，卷下，頁16-20。

難熟』句，輒歎爲嚮來尋味所未到。」²²

即使和宋琬觀《邯鄲夢》詞已經亡佚，《炊聞詞》中寫《邯鄲夢》的詞仍有多首，如〈點絳脣·夢餘〉：

蹴踏閒愁，先生破卻拘墟也。夢餘醒暇，叉手槐涼下。樹畔驢兒，有似邯鄲野。歸去者。炊成瀟灑，莫道黃梁啞。²³

〈菩薩蠻·夢破〉：

邯鄲夢破抽身急，掉頭怕近長安日。便跨白驢歸，重尋舊釣磯。是非書幾卷，失學從兒懶。帶索好行歌，無勞春夢婆。²⁴

〈木蘭花慢·用陳參政送陳石泉韻〉：

向風塵決計，急辦取，鹿皮冠。好濡足柴桑，褰裳谷口，掉首邯鄲。長歌采薇竟去，指烟霞、深處舊柴關。山雨代除荒徑，春溪爲浣塵衫。厭他，拄笏對西山，兀兀一駝鞍。有錦水漁磯，黃山兔柴，洗眼重看。斜陽曳杖臨風，值鄰翁、談笑不知還。怕說車輪生耳，還教置輻河干。²⁵

前二首，一題「夢餘」，一題「夢破」，可以認爲構思上具有連貫性。這三首都見於《炊聞詞》，而《炊聞詞》原題《炊聞卮語》，大部分是王士祿在獄中所作。《炊聞詞》王士祿自序云：

康熙甲辰三月，余以磨勘之獄，入羈於司勛之署。于時捕檄四出，未即對簿。伏念日月曠逸，不有拈弄，其何以蕩滌煩懣，支距幽憂？憶自髫齒，頗耽詞調，雖未能研審其精妙，聊可藉彼抗墜，通此蘊結，因取「花間」、「尊前」、「草堂」諸體，稍樵模爲之，日少即一、二，多或六、七，漫然隨意，都無約限，既檢積稿，遂踰百篇，因錄而存之，識時日焉。其間或得之負手，或得之搔膝，或得之矯首，或得之瞪目，或得之隱几，或得之面壁，或得之繞廊，或得之倚柱，或得之酒酣，或得之夢破，或得之孤燈之欲燼，或得之晨雞之乍鳴。其文無謂，其緒無端。倫脊難尋，阡陌莫指。誠欲引而遠之，使此寸心如遊絲之颺空，輕鳧之信流，不令與愁相棖觸，故不復引繩點墨，斷髭落眉耳。讀者循其聲節，逆其行嘆坐愁之意，故當於行間字外，髣

²² 見〔清〕鄧漢儀：《青簾詞》，收入〔清〕孫金礪編：《廣陵倡和詞》（清刊本），頁5。

²³ 王士祿：《炊聞詞》，卷上，頁13。

²⁴ 同前註，頁16。

²⁵ 同前註，卷下，頁27。

鬢遇之。儻以之絜溫較韋，擬李比秦，殊自逕庭，亦非僕意之所存也。其客歲使豫道中舊作二十許篇，亦附見焉。曰「炊聞」者，兀兀南冠，不殊邯鄲一枕，故取杜陵詩語，斷章而命之也。其文無謂，其緒無端，系之以卮，抑又宜矣。²⁶

由此序可以看出，王士祿在獄中即有「邯鄲夢醒」之感，而且其詞集題為「炊聞」，亦與《邯鄲夢》有關。按杜甫〈贈衛八處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梁。」後句宋景文手抄本作「新炊間黃梁」²⁷，「炊聞」一詞源於此，實隱含「黃梁」之意。

除宋琬、曹爾堪、王士祿之外，同時其他詞人也屢屢寫到《邯鄲夢》。尤侗〈漢宮春·觀演《邯鄲夢》〉：

咄咄臨川，能現夢中身，而為說法。邯鄲道上，一枕悲歡離合。青驢黃犬，好妝成、紅妻綠妾。等閒看，鬼門關外，何殊洛陽宮闕。休笑盧生癡絕。算一場春夢，大家收煞。黃梁半甑，炊過幾朝年月。曲終人醒，玳筵前、酒盃猶熱。又歸來、獨眠孤館，今夜應添白髮。²⁸

按照尤侗的想法，觀看湯顯祖《邯鄲記》這樣的戲曲，就像得到了一面鏡子，既可以觀照歷史，又可以觀照人生，所以他在〈念奴嬌·飛濤其年云客既庭御之枉敘草堂和飛濤韻〉中寫道：

古人安在，總上場優孟，下場翁仲。天壤之間存我輩，聊爾一觴一詠。僮父左思，老兵阮籍，歌辨衙官宋。當盃行令，戲猜三兩橫縱。酒後耳熱狂呼，濡毫呵壁，欲把天公控。趁取吳宮春未老，甘與梨花同夢。銀燭方長，銅壺初滴，路近東西弄。諸君且住，牀頭尚滿青瓮。²⁹

黃永〈卜算子·有感四首〉其二更認為反思人生歷程，如在邯鄲道中：

壯已不如人，老矣何須問。縱有因人成事時，錄錄悲公等。新態看來多，舊事提他怎。那個邯鄲道上行，僕僕何時醒。³⁰

不僅尤侗、黃永這樣仕途坎坷之人，就連梁清標這樣當時身居高位之人，也有身在

²⁶ 同前註，卷首。

²⁷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冊，卷6，頁513。

²⁸ 〔清〕尤侗：《百末詞》，收入《清名家詞》，第1冊，頁63。以下引尤侗詞均出於此本。

²⁹ 同前註，頁68。

³⁰ 〔清〕黃永：《溪南詞》卷上，收入《國朝名家詩餘》，第12冊，頁4-5。以下引黃永詞評語亦出於此本。

邯鄲道中之感，他的〈滿江紅·過黃梁夢有感〉寫道：

官柳參差，消磨盡、英雄多少。問華胥遠近，黃梁遲早。仙侶已隨雲影去，行人又上邯鄲道。怪枕中、日月一何長，河山小。村市畔，墟煙嫋。亭榭外，殘荷老。任開山汗馬，閒花野草。壁上痴人爭說夢，那知醒裏多顛倒。倩西風、一夜卷空花，都堪掃。

汪蛟門云：此際正衛玠問樂令時，令人思因，經日不得。³¹

這裏汪懋麟的評語用了一個典故。《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³² 透過黃梁夢探索人生真諦，正如衛玠問夢思因，其意蘊是玩味不盡的。當時文人身在夢中者，絕不止一二昏昏欲睡之徒，我們再看董以寧的〈孤鸞·夜泊江干賦得夢回時酒醉後思量著〉：

醉鄉堪徙，正李白爲侯，劉伶爲帝。乞得酒泉，我欲移家去矣。道遇盧生相揖，又拉入、邯鄲枕裏。謂我愁城三匝，到此堪迴避。忽移時、畫角驅蝴蝶。更欲度醉鄉，大江闌止。猛看江頭月，映澈蘆花尾。回想佳人何處，依舊是、愁城千里。再去蒼茫難問，被三閭調戲。³³

曹貞吉則將黃梁夢與蝴蝶夢、蕉鹿夢、南柯夢一併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有一首〈沁園春·長夏少事，撫枕輒睡，夢境荒忽，不一而足，因集古人夢事成篇〉：

梧影初回，槐角風涼，引入華胥。見蝴蝶園中，翩翩曬粉，邯鄲道上，袞袞騎驢。蕉鹿慵看，櫻桃空啖，擬上虬蟬王者書。南柯郡，有同昌嘉禮，覓醉何如。排空馭氣歸歟。更嫋嫋、巫雲送我車。問風雨連宵，西施曾葬，鳳凰再降，蕭史焉居。黍米山川，蘆盧將相，一瞬悲歡付子虛。醒來後，對荳棚茗椀，半晌躊躇。³⁴

³¹ [清] 梁清標：《棠村詞》卷下，收入《國朝名家詩餘》，第4冊，頁3-4。以下引梁清標詞及評語均出於此本。

³² [南朝宋] 劉義慶著，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上冊，頁109-110。

³³ [清] 董以寧：《蓉渡詞》，收入《清名家詞》，第3冊，頁49。

³⁴ [清] 曹貞吉：《珂雪詞》，收入《清名家詞》，第4冊，頁62-63。以下引曹貞吉詞均出於此本。

身世浮沉，人生悲歡，都只在夢境反復之間。一曲黃梁，在清初文人的心弦上頻繁奏響，絕非事出偶然。

二

宋琬的戲曲活動不限於與友人觀劇唱和，他本人還有戲曲創作的實踐。他創作的《祭臯陶雜劇》³⁵，是一部悲劇。此劇取材於《後漢書·范滂傳》，寫東漢末年名士范滂（字孟博）遭宦官陷害入獄，獄吏按例要囚徒拜祭獄神臯陶，范滂拒絕拜祭云：「臯陶乃古之直臣，堯、舜時執掌刑罰，不曾冤枉了一人。……我范滂若是不忠不孝，獲罪於天，雖祭以太牢，也是無益的了。若神明憐我無辜，自然奏達天庭，何待我去哀求。」³⁶他來到神像前，把名士受害種種慘狀以及自己滿腔悲憤向臯陶哭訴一番，臯陶上達天庭，范滂得以出獄，離家學道而去。按宋琬任浙江按察使時，曾因受人誣告而被捕入京，繫獄三年。他作此劇可謂有感而發。杜濬曾作〈祭臯陶弁語〉云：

余家藏書不修，嘗就余所見，輯成《史泣》、《史笑》二書。若以傳奇家例論，則《史笑》多淨丑，《史泣》多苦生。其間尤痛心酸鼻，不能已已者，莫如東京之范孟博，南渡之岳鵬舉。鵬舉之事，既已廣被樂府，獨恨孟博未遇奇筆。一日，客有授余《祭臯陶》四齣者，余驚喜讀之，大約以辛辣之才，構義激之調，呼天擊地，涕泗橫流，而光焰萬丈，未嘗少減。作者其有憂患乎？其有憂而無患乎？夫無孟博之憂患，決不能形容孟博之直氣，使千載之上，宛在目前。至於如此也，亦足見雜劇之功偉矣。³⁷

《史泣》、《史笑》二書，我們已無從得見。但可以推測，《史泣》所記載的，多為歷史上的悲劇人物和事件；《史笑》所記載的，多為歷史上的喜劇人物和事件。杜濬在這裏以《史泣》、《史笑》二書比擬戲劇中的悲劇與喜劇，是有道理的，因為悲劇的確是多泣，而喜劇的確是多笑。他還指出，悲劇的男主角多為「苦生」。他認為歷史上有兩位人物，最適宜塑造為這樣的「苦生」。一位是宋代的岳飛，其悲劇形

³⁵ 宋琬：《祭臯陶雜劇》，收入《安雅堂全集》，卷 18，頁 769-784。

³⁶ 同前註，頁 773。

³⁷ [清]杜濬：〈祭臯陶弁語〉，《安雅堂全集·附錄三》，頁 836。

象已先後見於《精忠記》、《精忠旗》等劇。另一位是漢代的范滂，其悲劇形象還是首見於這部《祭臯陶》雜劇。因此杜濬認為《祭臯陶》的創作是很有價值的。他還指出，要把「苦生」的形象塑造成功，首先必須善於體察、善於表現其憂患意識。宋琬本人具有這方面的親身經歷，對於劇本的創作應該是十分有利的。

宋琬對《祭臯陶》雜劇十分珍視，甚至頗為得意，他邀集友人觀看此劇，至少應有兩次。一次是康熙十年(1671)五月十四日。

蔣寅《王漁洋事蹟征略》有這樣一段記錄：

〔康熙十年〕五月十四日，與曹爾堪等集宋琬京邸，是夕觀宋琬自度新曲《祭臯陶》，曹爾堪有詞紀事。

曹爾堪《京華詞》之〈賀新涼·集宋荔裳觀察燕邸同余岱嶼王蒼嵐秦補念王雪洲余佺廬劉峻度王西樵鞠觀玉周星公王阮亭〉題下注：「五月十四日。」又有自注：「是夕觀《祭臯陶》新劇，荔裳自度曲也。激楚悲涼，不能仰視。」集中〈蝶戀花·荔裳招集燕邸觀自度新劇兼以銀槎觴客賦詞紀之〉為是夕所作。按：《京華詞》為本年四月至八月間所作詞。余岱嶼名司人，大興人。王蒼嵐名廷祥，璧符人。秦補念名鉞，無錫人。王雪洲名追騏，黃岡人。余佺廬名國柱，大冶人。劉峻度名師峻，江都人。鞠觀玉名珣大，嵩衛人。周星公名燦，臨潼人。³⁸

蔣書對這一次事實的敘述是不錯的。下面加以補充說明。

曹爾堪〈賀新涼·集宋荔裳觀察燕邸同余岱嶼王蒼嵐秦補念王雪洲余佺廬劉峻度王西樵鞠觀玉周星公王阮亭〉詞曰：

炎冷人情惡。聽公言、蟠胸方寸，巍然五嶽。況有新詞填記管，生氣場中噴薄。驚寫照、忠良可作。觸鬚聞歌多感激，泛青衫、淚向尊前落。千古事，宛如昨。何妨鬥酒寬離索。愛宮槐、連朝雨後，濃陰成幕。曲是伊涼人魏晉，正好解衣盤礴。安足羨、雕欄綺閣。膂力方剛才更富，看諸君、稷契匡時略。惟許我，臥丘壑。

曹爾堪〈蝶戀花·荔裳招集燕邸觀自度新劇兼以銀槎觴客賦詞紀之〉詞曰：

鬥酒歌呼真快事。博望槎輕，西漢尋源使。好手鑿空留古製，巨羅何待金藏髻。新曲含商還嚼徵。才子抽豪，就是元人戲。只恐銅仙都灑淚，渭城波

³⁸ 蔣寅：《王漁洋事蹟征略》，頁173。

遠流鉛水。³⁹

曹爾堪觀看《祭臯陶》雜劇，爲其悲劇情調所感染，他還稱讚宋琬之作繼承了元人雜劇傳統，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因此這兩首詞可以認爲是用詞的形式寫成的戲曲評論。事實上，曹爾堪在其他場合也曾發表過戲曲評論，如云：「吳中前輩如張伯起改定《紅拂》，梁伯龍重編《吳越春秋》，未嘗不膾炙騷壇，然其所填詞，淺易流便，大都在里優酒旗歌扇之間耳。」⁴⁰ 這說明，曹爾堪關注戲曲，並且對詞、曲的藝術特點進行過比較。

值得說明的是，康熙十年，宋琬、王士祿已先後復職成功，曹爾堪亦於此年春「一過京師，諸公卿欲爲白，復其官，齟齬不果行。君亦掉頭興盡，曰：『六十老人，豈復夢金馬門哉？』」⁴¹ 話雖如此說，他的失望和苦悶肯定是比旁人更加深沉的，這從兩首詞中也隱約可以看出來。

《王漁洋事蹟征略》記王士禛與宋琬等人的聚會還有一次：

〔康熙十年九月〕初九日重陽節，與高珩、沈荃、宋琬、程康莊、陳廷敬、謝重輝、王曰高及西樵集于梁家園，分韻賦詩。

《詩觀二集》卷九王曰高〈辛亥九日偕高念東沈繹堂宋荔裳程昆侖陳說巖謝方山家西樵貽上集梁家園分韻〉。《香祖筆記》卷四：「康熙辛亥，宋荔裳琬在京師，一日招龔芝麓大宗伯、梁蒼巖大司馬及予兄弟飲梁家園子，予首倡偶用纈字。明日，梁問予纈字之義，對不能悉。按《潘氏記聞》云：唐明皇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鏤板爲雜花，打爲夾纈。代宗賞之，命宮中依樣製造。又《西河記》，西河婦女無桑蠶，皆著碧纈，韻書但言文繒耳。」⁴²

這裏將兩次聚會視爲一次，是不妥的。辛亥九日的一次，引王曰高詩，這是不錯的，證明康熙十年重陽節有一次聚會。王曰高詩云：

相邀尋勝遊，登高俯平陸。興言在何所，南山採秋菊。嘉木有餘蔭，藥苗滿

³⁹ 以上二詞見曹爾堪八世從孫曹秉章及其子曹景熙抄本《南溪詞》附《京華詞》，轉引自2008年西南大學閻俊麗碩士論文《曹爾堪及其詞的文化觀照》附錄，頁38、40。

⁴⁰ 〔清〕姚燮：《今樂考證》，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10冊，頁214。

⁴¹ 〔清〕施閏章撰，何慶善、楊應芹點校：〈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公顧庵墓誌銘〉，《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卷19，頁381。

⁴² 蔣寅：《王漁洋事蹟征略》，頁179-180。

空谷。采之貢君子，且以私自淑。乘時貴奮飛，奚取空鹿鹿。紉蘭兼蕙纒，進德擬修竹。履道自坦坦，何用季主卜。頽齡倘可制，吾以行自牧。⁴³

但王士禛「首倡偶用纒字」的，卻不是這一次，也不發生在辛亥，即康熙十年；而是發生在壬子，即康熙十一年(1672)，《香祖筆記》卷四曰「康熙辛亥」，當是誤記⁴⁴。季節不應該是秋季，而是春季。

我們這樣說的依據，是梁清標的〈蝶戀花·宋荔裳觀察招飲觀劇次阮亭韻〉及後附宋琬評語：

榆莢風清飄蜀纒。水漲銀塘，才過清明節。絳蠟金樽歌未歇，柳花檻外飛如雪。舊事甘陵翻數閱。今昔關情，優孟真奇絕。絲管啁啾聲漸徹，魚龍波底搖殘月。

宋荔裳云：初夏，僕將往蜀，同芝麓諸公讌集梁家園，伶人演僕所編《祭臯陶》雜劇，座上各賦〈蝶戀花〉一闕，棠村有「舊事甘陵」、「今昔關情」等句。水漲花明，酒酣燭跋，倩袁絢歌之，應為雪涕。⁴⁵

宋琬被任命為四川按察使，即將往蜀赴任，是壬子，即康熙十一年⁴⁶。梁清標明言「次阮亭韻」，可見王士禛是原唱，同時次王士禛詞韻的還有多人。

曹貞吉的和詞是〈蝶戀花·荔裳席上作用阮亭韻〉：

吹面東風能散纒。雨弄柔絲，過了清明節。脆滑鶯兒聲不歇，池塘淡淡霏香雪。好倩吳儂翻一闕。宮錦氍毹，顧影神清絕。銀燭光消銀箭徹，一鉤斜挂城邊月。⁴⁷

又有〈蝶戀花·又看演《祭臯陶》劇仍用前韻〉：

水面綾紋堆亂纒。一曲清商，寫出清流節。枉矢離離光未歇，若盧閉處飛霜雪。呵壁左徒聲乍闕。南北甘陵，鴻影冥冥絕。尺霧消來天問徹，一鞭好

⁴³ 鄧漢儀輯：《詩觀二集》卷9，收入《四庫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年），第40冊，頁121。

⁴⁴ 《王漁洋事蹟征略》所引《香祖筆記》卷4語，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湛之點校本（底本為清康熙44年序刊本），頁74，有「康熙辛亥」四字。而《香祖筆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無「康熙辛亥」四字，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70冊，頁429-430。當以後者為是。

⁴⁵ 梁清標：《棠村詞》，卷中，頁2。

⁴⁶ 見馬祖熙：〈宋琬年譜·康熙十一年〉，《安雅堂全集·附錄二》，頁813。

⁴⁷ 曹貞吉：《珂雪詞》，頁10-11。

弄山間月。⁴⁸

曹貞吉(1634-1698)，字升六，號實庵，安丘（今屬山東）人。康熙三年進士，官禮部郎中。以疾辭湖廣學政，歸里卒。工詞，以南宋為宗。論詞與朱彝尊旨趣相近。詩清新俊逸，近體最工，但為詞名所掩。有《珂雪集》。

曹貞吉的外祖父是順治朝的大學士劉正宗，本來深受順治帝信任，其文章與詩詞歌賦亦為順治所賞識。順治帝晚年沉迷佛教，他上疏勸諫，失去了順治的信任。政敵乘機上疏彈劾他，順治十七年家產之半入旗，不許回籍，其親朋故舊皆受株連。他從此一病不起，於順治十八年(1661)辭世，寄厝於北京西直門外。康熙四十五年(1706)，准其歸葬。曹貞吉的感慨，很可能包含著對外祖父的政治遭遇的記憶。

汪懋麟的和詞是〈蝶戀花·宋荔裳觀察招同梁大司農、龔大宗伯、王西樵、阮亭諸先生寓園觀劇達曙，和阮亭先生韻〉：

嫩蕊陰濃繁似纈。曲水池臺，漸逼清和節。鶯語歌喉相間歇，落花驚墜飄紅雪。再聽柔奴翻一闋。色比芙蓉，畢竟稱雙絕。惜別晨鐘聲響徹，曉風吹暗垂楊月。⁴⁹

汪懋麟還有一首〈玉叔觀察招陪龔大宗伯西樵阮亭諸先生集寓園泛舟觀劇達曙作歌〉，可以與詞相互印證：

白日當天春晝遙，落花如雪紛飄飄。蜜蜂蝴蝶各上下，鳴鳩乳燕何矜驕！方塘流水綠於染，細草如髮沿溪橋。宋侯好奇復好客，一舟新駕雙蘭橈。中流蕩漾發絲竹，琉璃破碎波光搖。北方老不識舟楫，觀者夾岸爭歡囂。自客京師少水戲，身輕忽喜乘春潮。夕陽回柁上陂岸，畫堂官燭青煙燒。金壺美醞堆碧色，玉盤春鮓生紅臙。梨園法部奏新曲，龜年賀老同招邀。酒闌感激黨人事，永康閩寺真鴟泉。元禮孟博意氣盡，楷模之譽空名標。衰世誅殺總善類，法吏那得逢臯陶。宋侯當日苦蜂螫，悲秋謔浪皆無聊。今復秉節按蠻郡，束馬秦棧車連鑣。歡樂幾時悵離別，磊塊直用千杯澆。羽聲慘慘曲且止，秦宮急換翻六么。細撥阮咸唱明月，羅衣醉臥氎氍嬌。誰能無情聽忘

⁴⁸ 同前註，頁 11。

⁴⁹ [清]汪懋麟：《錦瑟詞》，收入《清名家詞》，第 4 冊，頁 27。

倦，城頭銀箭催終宵。⁵⁰

龔鼎孳的和詞是〈蝶戀花·和蒼巖西樵阮亭蛟門飲荔裳園演劇〉：

韋曲穠花鋪繡纈。一派流鶯，催到含桃節。人柳三眠春漸歇，池臺處處飛香雪。紅豆記歌頻換闋。萬事東風，不醉憐癡絕。欲去還留宵已徹，棲烏踏碎玲瓏月。

鐵撥鶻弦眉總纈。青史人豪，慷慨鳴奇節。啼鴉一聲芳草歇，仰天孤憤何由雪。清淚樽前彈此闋。不待悲愁，春夜銷魂絕。世事到頭須了徹，瓊樓正掛高寒月。⁵¹

可以看出，梁清標、曹貞吉、汪懋麟、龔鼎孳等人的和作，詞調都是〈蝶戀花〉，都叶「纈」韻，內容大體上都是圍繞觀看宋琬《祭臯陶》雜劇一事展開的，王士禛首唱〈蝶戀花〉原詞雖已不可見，但其內容理應亦是如此，而且他對祭臯陶故事是有深刻印象的，他有一首〈過臯陶廟偶感范滂事題壁〉：「汝南范孟博，高義薄雲霄。未遂澄清志，先逢黨錮朝。大名齊李杜，幽憤祭臯陶。南北甘陵部，千秋恨不消。」⁵²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

這次梁家園唱和，其內容亦有延伸之處，這表現在龔鼎孳的幾首詞上。徐鉉《詞苑叢談》卷九云：

歌者張郎，今日之秦青也。壬子春暮，讌集于宋荔裳觀察京師寓園，張後至。合肥宗伯賦〈蝶戀花〉詞云：「春絆情絲千縷纈。夢裏人來，乍暖輕寒節。何處玉驄曾小歇，海棠飄落胭脂雪。重倩紅牙溫舊闋。張緒風前，好是腰身絕。樓閣水明光四徹，羅衣影漾波心月。」又送張還廣陵云：「紅浪一中心百纈。春盡才逢，剛過菖蒲節。懊恨子規啼不歇，生生催就雙篷雪。

莫聽陽關朝雨闋。禁得年年，腸為分攜絕。芳草粘天難望徹，杏花人面揚州月。」又代張閨情云：「綵線鴛鴦愁暗纈。花雨新添，水暖銀塘節。燕子穿簾飛又歇，冰紈襯貼芙蓉雪。悶倚玉簫吹半闋。報道人歸，喜極還嗔絕。別後心情明鏡徹，日長捱到如年月。」又：「隋苑煙花羅綺纈。小別重圓，交代歡愁節。腸轉車輪輪始歇，夢回關塞沙如雪。為問歡場歌幾闋。比

⁵⁰ [清] 沈德潛等編：《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上冊，卷9，頁363。

⁵¹ [清] 龔鼎孳：《定山堂詩餘》，收入《清名家詞》，第1冊，頁67。以下引龔鼎孳詞均出於此本。

⁵² [清] 王士禛：《精華錄》卷10，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5冊，頁20。

並雙蛾，畫就誰嬌絕。天欲爲人須爲徹，一生長似團圓月。」長安諸公，爭裂素紈書之，於是紅牙檀板中都唱此詞。⁵³

這裏講到龔鼎孳的四首〈蝶戀花〉，也是和王士禛詞韻之作，但情調與前引兩首觀《祭臯陶》之作截然不同。這四首〈蝶戀花〉，內容都與歌者張郎有關。在《定山堂詩餘》中，前二首分別題爲「爲韶九」⁵⁴、「送韶九還廣陵」⁵⁵，後二首題爲「代韶九閨情」⁵⁶。可見張郎即是張韶九。

而張韶九，有可能即是宋琬侍史張雲。宋琬友人周金然有兩首詞，寫的是聽張雲度曲。一首是〈雙雙燕·聽荔裳侍史張雲度曲和鄧孝威韻〉：

參橫斗轉，悄四坐無言，一聲低放。柔吞慢吐，生把閒愁暗釀。那更纏綿悠颺，渾不定，眉間心上。知伊一往情深，解得傳神絕唱。此曲令人細想，是三疊霓裳，吹來天壤。千行珠履，若個知音妙賞。盡說靈和，一向曾占斷，纖腰名狀。怪他多事東君，須著周郎推獎。

孝威原唱，有「靈和舊物」之句。⁵⁷

另一首是〈滿庭芳·荔裳席上聽侍史度曲次杜茶村韻〉：

綺麗難忘，歡娛苦短，燒殘絳蠟重更。翩翩小史，背地度新聲。深院無春可到，寒威峭，豈有啼鶯。多應是、天風吹下，逸籟繞梁清。分明，凝望處，微呈素靨，小坼丹櫻。慣移宮換羽，宛轉生情。不禁奈何頻喚，長亭外，欲別魂驚。休笑我，停樽駐拍，顧曲枉知名。

是晚唱〈長亭〉曲，余亦將別去。⁵⁸

先後兩次聽曲，鄧漢儀、杜濬分別首唱，周金然和韻，可謂興致不淺。聽曲之人不僅欣賞演唱藝術，而且將自己的情感融入，這是文人參與戲曲活動的一個特點。

⁵³ [清]徐鉉編著，王百里校箋：《詞苑叢談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529-530。

⁵⁴ 龔鼎孳：《定山堂詩餘》，頁67-68。

⁵⁵ 同前註，頁68。

⁵⁶ 同前註，頁68-69。

⁵⁷ [清]周金然：《南浦詞》（清康熙刻本），卷2，頁7-8。

⁵⁸ 同前註，卷3，頁11。

三

以上，我們以宋琬為中心，對清初部分文人的戲曲活動及與詞創作之關係做了初步梳理，那麼應當如何評價這一時期文人的戲曲活動及有關詞作呢？

文人的戲曲活動及由此產生的相關詞作，包含豐富複雜的情感內容。即如江村唱和詞，其情感內容已經在原唱的基礎之上有了極大的豐富，正如嚴迪昌先生所說：「攬和著餘悸和慶幸，隱寄以怨憤和頹傷，表現為對塵世的勘透，但求於山水中頤養劫後餘生，這些就是『江村唱和』的幾個層次的內涵。」⁵⁹對於唱和詞中與戲曲有關的作品來說，情況也是如此。

宋琬、曹爾堪、王士祿是明清易代之後才步入仕途的，與他們相比，龔鼎孳這樣「貳臣」的情況更為複雜。

龔鼎孳為崇禎進士，任兵科給事中。以青年居言路，耿直無畏，嘗有「一月書凡十七上」的紀錄，直聲滿於朝垣，然崇禎十六年(1643)十月，因連參陳新甲、呂大器、陳演等權臣而忤旨繫獄，翌年二月方獲釋。降清之後，曾於順治二年(1645)九月以參審馮銓案開罪多爾袞。順治三年(1646)六月丁父憂，請賜恤典，工科給事中孫昌齡上疏：「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為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燄。請款部察核停格。」⁶⁰疏上，部議降二級，遇恩詔免，復原官。此後五年，里居守制。八年(1651)回京以原官供職，以文才敏捷得世祖「真才子」之褒獎。十年(1653)，升吏部右侍郎，次年連遷戶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順治十二年(1655)十月，龔鼎孳因奏疏忤帝意，被降八級調用，復以所薦順天巡撫顧仁貪污伏法再降三級。後歷經曲折，於康熙二年仍任左都御史，又歷任刑部、兵部、禮部尚書。五十九歲病逝，諡端毅。乾隆三十四年(1769)，詔奪其諡。

⁵⁹ 嚴迪昌：《清詞史》，頁48。

⁶⁰ 《龔鼎孳傳》，收入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0冊，卷79，頁6593-6594。

由以上可以看出，龔鼎孳經歷坎坷，內心未嘗不充滿矛盾與痛苦。康熙十二年(1673)龔鼎孳去世，杜濬為其所寫祭文云：「往往於酒闌燭地、歌殘舞罷之際，與濬酌茗相對，泫然流涕焉。」⁶¹

正因為如此，龔鼎孳觀劇時，對於表現劇中人物痛苦的悲劇似乎別有會心。

杜濬《變雅堂詩集》中有一首〈看苦戲〉的詩：

何代傳歌譜，今宵誤酒盃。心傷情理絕，事急鬼神來。

蠟淚寧知苦，雞聲莫漫催。吾生不如戲，垂老未甘回。⁶²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中有一首和詩，題為〈觀劇偶感同于皇作〉：

乾坤同白首，涕淚且深杯。歡入笙簫變，晴看雨雪來。

盤渦天一折，裂石鼓三催。痛久疑忘味，心傷諫菓回。⁶³

兩人所談的都是「苦戲」。杜詩說，劇中人物悲苦的感情心理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令人黯然神傷；戲劇演到緊張之處，氣氛陰慘，有如鬼神疊現。龔詩則形容戲劇情境由歡突變為悲，彷彿晴天降雨雪，又彷彿共工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得天柱折，地維絕。末句更強調悲劇不僅看的過程中使人驚心動魄，更難得的是看後仍使人感到如諫果（橄欖）一般回味無窮。可以看出，二人對於悲劇的藝術感覺都相當準確，也可以認為是融入了自己的情感體驗。這種情感，在他們的詞作中也有表現。前文已經說過，在杜濬看來，宋琬的《祭臯陶》雜劇是一部悲劇，他所說的「苦戲」，應該是包括《祭臯陶》在內的。

評價文人的戲曲活動及有關詞作，勢必涉及文人與歌妓、伶人的關係。

一種看法認為，多詠妓為詞人之玷。李調元《雨村詞話》卷四云：「曹顧庵爾堪《南溪詞》多詠妓作，亦詞人之玷也，然亦足資考證。如〈虞美人〉詞云：『輕衫窄袖身材小，影向銀燈好。珠歌勸飲恰平肩，無奈尊前侍立暗生憐。牡丹亭榭花如繡，巧對江兒瘦。初開豆蔻暗含春，轉是五更風雨會愁人。』余澹心云：『河北妓馴謹，侍客不遽坐，非若江南之倨也。』又〈木蘭花令〉云：『木瓜香遍鍾山道。桂子倩人斜插帽。歌搖朱雀桁前花，酒灑烏衣堂下草。十年浪迹浮雲杳。畫檻生煙無客到。沙家零落寇家貧，若個琵琶傳賀老。』沙、寇，蓋往年書中最知名者。」⁶⁴

⁶¹ [清]杜濬：〈哭龔孝升先生文〉，《變雅堂遺集·文集》（清光緒二十年黃岡沈氏刻本），卷8，頁7。

⁶² 同前註，卷3，頁13。

⁶³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清康熙十五年吳興祚刻本），卷12，頁8。

⁶⁴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詞話叢編》本），卷4，頁1437-1438。

這裏將曹爾堪此類詞的意義限定在「足資考證」，是失之簡單的。

歌詠歌妓之作可以表現文人情懷、藝術趣味，裏面可能珍藏著一份情感的記錄、一段往事的回憶。

徐鉉《詞苑叢談》卷九云：

曹顧庵學士，詩詞流播海內已三十年。辛亥復遊京國，與同志唱酬，意氣凌霄，精力扛鼎。新詞一出，小胥競寫。余嘗見其京華詞集，觀女伶〈高陽臺〉一闕云：「鶯舌新調，鴉鬟猶鞞，湘裙欲整還拖。懶散心情，朝來愁畫雙蛾。風約秀簾搖樺燭，對菱花、倦眼生波。儘嬌憨、動人些子，元不爭多。

魂銷一曲清歌。卻似曾相識，無可如何。影好難描，空勞石墨三螺。燈前小立紅粧換，笑還嗔、喚弟稱哥。暗相憐，細腰無力，又著蠻靴。」未知女伶何人，知學士猶有白傅情懷也。⁶⁵

除上引〈高陽臺〉外，曹爾堪還有〈驀山溪·歌席〉：

朱脣檀板，宛轉歌微度。四座靜無聲，聽一線、清音獨譜。羊羔美酒，自分不如他，銀箏小。玉簫低，生受紅燈暮。細評音字，無有遺腔句。緩急手能調，按新詞、微收雁柱。內家妝束，不用隔簾櫳，瓠犀白。筍痕纖，值得周郎顧。⁶⁶

《倚聲初集》評語：「試問宋內翰燃雙燭，修《唐書》，諸姬夾侍，與黨太尉羊羔美酒，淺斟低唱時，畢竟誰勝？況窮措大嚼冷齏冰粥時耶。」⁶⁷（《國朝名家詩餘·南溪詞》評語同）

又有〈齊天樂·感舊〉：

南樓逸興今安在？英雄固稱一世。日月九飛，星霜駒逝，頓減數年豪氣。尋花買醉。似夢裏追歡，邈然難繼。贈客貽姬，紅箋剩有舊名字。佳話空搜篋底。見墨兵酬唱，青樓緘寄。燈翦春前，歌傳花下，舊約依稀誰記。莫思往事。恐今日窮愁，欲彈清淚。回首當壚，玉釵垂翡翠。⁶⁸

《倚聲初集》評語：「如晏小山詞，能寫一時盃酒間意中情事，當使蓮、鴻、蘋、雲

⁶⁵ 徐鉉編著，王百里校箋：《詞苑叢談校箋》，頁 547-548。

⁶⁶ 曹爾堪：《南溪詞》，頁 40。

⁶⁷ [清]鄒祇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清順治十七年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29 冊），卷 14，頁 12。

⁶⁸ 曹爾堪：《南溪詞》頁 61-62。

重按紅牙以歌之。」⁶⁹（《國朝名家詩餘·南溪詞》評語同）

文人與男優交往，固然可能包含癖好男風的因素，但有時亦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陳維崧有〈滿江紅·悵悵詞〉：

日夕此間，以眼淚洗胭脂面。誰復惜、松螺腳短，不堪君薦。幾帙罵人鸚鵡著，半床詛世芙蓉課。笑嶽崎俠骨縛青衫，奚其便。 曷不向，清河戰；曷不向，青樓宴。問何為潦倒、青藜筆硯。老大怕逢裘馬輩，顛狂合入烟花院。誓從今傅粉上鬚眉，簪歌釧。⁷⁰

《倚聲初集》評語：「阮亭云：『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令人卻憶升庵滇南時也。』」⁷¹（《國朝名家詩餘·烏絲詞》評語同）

文人與伶人如果能在志趣方面發現某些一致之處，那麼這種交往就能達到一種新的境界，宋琬與杜伶的交往就是如此，其人能詩，宋琬為其作〈杜伶詩序〉：

嘗讀《詩》至〈簡兮〉之章，歎當時賢人君子，隱於伶官，雖執籥秉翟，而有佯狂玩世之意焉。至於漢之李延年，唐之雷海青，五代之敬新磨，皆以詼諧遊戲身在日月之際，而海青尤以節烈著。嗟乎！世風日降，士大夫往往高談名義，而一旦臨之以利害，遂至東西易面，喪失其所以為心。彼胡粉塗面者，方從而笑之。可慨也夫！

杜伶者，籍本餘姚，幼而慷慨有奇氣，讀書不得志，混迹於諸伶之間，每當廣筵通肆，一發聲，若出金石。至其摹寫古人忠孝節義、放臣俠士，無不逼肖其性情，千載下如見其人。常演《蘇典屬國繫書雁足》一劇，觀者無不歎歔泣下，信一時之絕技也。余守紹時，曾為寓目歎賞。不幸罹含沙之謗，幾中危法，懂而不死，復來湖上，正如邯鄲盧生，初從雲陽市上得遇金雞之赦。杜伶為我一再奏之，輒哽咽不能終曲而罷。嗚呼！以視何戡之「三疊渭城」為何如哉？及覽其所為詩數十首，洋洋灑灑，自成一調，且有悲憤無聊、激昂不平之感，雖寄託不同，要亦〈簡兮〉之遺意也。昔王龍標與諸名士飲於旗亭，諸伶人方歌絕句，至「秦時明月」與「黃河遠上」二詞，相與大笑狂呼，至今以為美談。余愧無佳詠為梨園子弟所傳，而以放逐餘生，聞

⁶⁹ 鄒祗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卷17，頁23。

⁷⁰ 陳維崧：《烏絲詞》，卷3，頁1-2。

⁷¹ 鄒祗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卷15，頁11-12。

過云〈淶水〉之曲於煙波杳靄之間，亦足樂而忘憂已。遂書以貽之。⁷²

戲曲活動豐富了清初文人的交往，啓發了他們的創作衝動和靈感，爲他們以詞唱和，抒發自己的情懷，表現自己的創作才能，提供了一種合適的環境。

在觀劇聽曲的環境裏，詩詞高手照樣賦詩填詞，絲毫不受影響。鄧漢儀《詩觀初集》卷二在龔鼎孳〈寄懷冒辟疆〉詩後有一段批語值得注意：「公賦詩有三異：每與同人酒闌刻燭，一夕可得二十餘首，篇皆精警，語無咄易，此一異也。當華筵雜遝之會，絲竹滿堂，或金鼓震地，而公構思苦吟，寂若面壁，俄頃詩就，美妙絕倫，此二異也。他人次韻，每苦棘手，而公運置天然，即逢險韻，愈以偏師勝人，此三異也。昔客京師，及過庾嶺，以至萸灣桃渡之間，莫不鞭弭以從，故爲識其略如此。」⁷³

唱和之作，往往疊用險韻，以顯示才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一〈和韻詞〉：「先吏部兄作長調，往往好壓險韻，一調疊韻有至十餘闕者。在杭州與宋荔裳、曹顧庵倡和〈滿江紅〉詞，同用『上』、『杖』、『狀』等字。兄句云『雨滲一犁田犢喜，波添三尺河魚上』，用《史記》『河魚大上』語也。又『自課織簾還有手，便從荷葉非無杖』，又『易得濁醪謀若下，難逢春水如天上』，又『司馬高才元和腐，彥淵博學真須杖。怪吾徒底事暱蟲魚，臣無狀』，又『堤柳已隨坡老沒，竹枝誰駕廉夫上』，又『漆後斷紋仍可鼓，削餘方竹還堪杖』，又『顧我已甘居廡下，如公才合居樓上』，疊出不窮，皆奇句也。後在揚州與陳其年輩倡和〈念奴嬌〉詞，同用『屋』字，亦至十餘往復。如『還似《離騷》傳屈子，句裏龍堂鱗屋。削迹艱虞，擅場風雅，未遣中書禿』，又『十載名場相犄角，戎子支駒逐鹿』，又『我似小乘初禪，愧他杯渡，肆噉人間肉。羨汝機鋒殊自有，已似南能稻熟』，又『更貪清曉晶簾臥，看膏沐』，此類甚多。兄嘗自跋云：右小詞諸闕，皆雜次諸公韻，諸公率謬許其押韻之工。僕則自謂此實欲省思力，如昔人云『匆匆不暇草書』耳。嘗謂詩不宜次韻，次韻則慮傷逸氣；詞不妨次韻，次韻或逼出妙思。其持論如此。」⁷⁴ 其實如前所述，王士禛本人填〈蝶戀花〉用「纈」字，不也是押險韻嗎？可見文人風氣，大率如此。

⁷² 宋琬：《安雅堂文集》，收入《安雅堂全集》，卷8，頁404-405。

⁷³ 鄧漢儀輯：《詩觀初集》卷2，收入《四庫存目叢書補編》，第39冊，頁72。

⁷⁴ 王士禛著，文益人點校：《池北偶談》卷11，收入《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4冊，頁3093-3094。

詞人唱和，確實也是一種藝術交流與競爭，對於活躍詞的創作氣氛、提升詞的創作水準，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黃永《溪南詞》卷下〈滿江紅·舟次邂逅程村爲尤展成寄同曹顧庵宋既庭倡和詞一卷依韻和之〉，連和八首，第八首〈卓人約過安陽山居用前韻〉下有評語：「董文友云：顧庵、荔裳、西樵三家唱和，用韻處爭妍競爽，每變愈神，艾庵更欲後來居上。」⁷⁵ 這正是這一時期詞人唱和興盛景象的生動反映。

⁷⁵ 黃永：《溪南詞》，卷下，頁8。